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浴血芦苇河

杨君善 著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责任编辑:杜湘萍

封面设计:刘艳芳



ISBN 7-5377-2622-1
Z·556 定价:22.0元

浴血芦苇河

杨君善 著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浴血芦苇河 / 杨君善.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
ISBN 7-5377-2622-1

Ⅰ.纪… Ⅱ.杨… Ⅲ. Ⅳ.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8)第 0000 号

浴 血 芦 苇 河

杨君善 著

*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太原建设南路 15 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晋城市新浪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625 字数:62 千字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

ISBN 7-5377-2622-1
Z·556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近照



作者与恩师
张郭敏先生在一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一九三八年七月初，一支八路军队伍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芦苇河町店段两岸；一支日军运输联队耀武扬威地沿芦苇河河谷西进。双方激战两天，最终以八路军全胜而结束，创造了我军抗战支上辉煌的一笔。因此，《军事大词典》及《辞海》均把"町店战斗"作为词条。

《浴血芦苇河》，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以忠于历史为前提，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再现了当年"町店战斗"这段历史，体现了徐海东、黄克诚将军睿智、灵活的战术思想，讴歌了我八路军敢于抗战、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展现了老区人民无私无畏勇赴国难的爱国情怀。

多少年过去了，参加过当年抗去日军的当地人，已随着岁月的飞逝带着"町店战斗"的历史印记而一一告别了人世。讲述这场战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心不得不倚

向留存不多的文字材料。《浴血芦苇河》的出版，仿佛一座可以翻阅的历史丰碑，他以数个生动传神的艺术形象，带人们回到硝烟弥漫的抗战年代，以一段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再次震撼读者的心灵，进而强化读者的爱国热忱。

《浴血芦苇河》，一本弥足珍贵的好书。

阳城县町店镇党委书记　司国斌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日

一

芦苇河町店段确实是个最好不过的天然浴场。滔滔的芦苇河经过大宁村口后直指向东，由于受到富家坪村下的峭壁的阻挡，河水折而向南，于是，町店村正南便形成一片半圆形的冲积扇。河水绕着这片半圆形的沙滩紧贴着町店村正南的青龙山流过。青龙山似一条苍龙匍匐于芦苇河岸边，山上郁郁葱葱树木茂盛，山阳山势较缓，山阴则悬崖陡立，崖下便是美丽的芦苇河。这里河深流缓水清，鸟瞰犹如一弯晶莹碧绿的月亮。每年一到夏天，尤其是晚上，这段河中便充满欢快的笑声：

劳作一天的男人们，坐在浅水里侃天说地取乐逗笑，尽情地享受清凉的河水送来的无限凉意以荡涤浑身的疲劳；女人们则三五成群地坐在河边大大小小光滑的鹅卵石上，高挽裤腿，把脚探进河水里，不时地把水撩到自己或同伴身上，引出一串串银铃般的嬉闹声；孩子们就更快活了，较深的那片水域俨然就是他们的天堂，他们有的像模像样地扑腾来扑腾去，有的趁伙伴不注意潜入水下抱着伙伴的双退往下拉，有的"噼里啪啦"打水仗，有的在水中翻筋斗，有的……，岸边不断传来的母亲们要他们"小心"的喊叫声，鬼才知道有哪只耳朵能听进去。

然而，今夜，这里欢快的笑声消失了。因为经老多人证实，昨天一支八路军队伍开进了增村、苏家岭、张山一带，看样子似乎真要打仗了，人们本能地意识到，被人吹神了的日本兵不知不觉中已打到了自己的家门口。天将塌地将陷般的紧张气氛弥漫全村。

尽管今天已是农历六月初四，王大婶还是站在村口翘首张望村西大路。那条大路，一直通到遥远的翼城，她的丈夫——芦苇河一带赫赫有名的王掌柜，半个月前，就是沿着这条大路赶着自家的四辆大车上路的。以往，王掌柜赶着车队往翼城贩笼锅，一个来回板上钉钉般的五天，最糟糕的时候也顶多是往后拖一两个时辰。每当王掌柜快要回来的时候，她只要往村西口的大路边一站，用不了多久，总能看见坐在威风凛凛的双驾马车上牢牢占据着她的心尖的夫君。可是，这一次，她在村西口整整等了十个揪心的下午，每一个该死的下午都要让她度过一个失魂落魄的难眠之夜。王掌柜西行未归的第九天一大早，她忐忑不安地让村里的凌拐子给算了一卦，凌拐子告诉她，六月初二主凶，初二前要回就回来了，超过初三……。可是，今天，几近绝望的王大婶还是来到村西口，用那早已被眼泪浸泡得红肿发亮的双眼痴痴地望着芦苇河上游的大路。

不为人所左右的夜幕还是降临了。“妈，”不知何时，儿子小顺也来到村口，“咱回吧。”

“……”儿子的话音，犹如往合成反应的发生器里添加了催化剂，王大婶的眼泪像失控的输液滴管扑簌簌地浇注到已经湿渌渌的鼓鼓的胸脯上。

“我说弟妹，回去吧。”儿子身后的王大伯也跟着说，“你回吧，把该收拾的东西收拾收拾，跟小顺上崦山躲一躲，我在家里等守志。回吧，村里能走的都走了。快走吧，回吧。”

“我不……我不……我不回……他不回来……我活着有甚用？”泪流满面的王大婶哽咽着说。

“别说傻话。日本人说来就来了。守志不在，可家还在呀！他不在，你就是当家的。回去吧，别哭坏了身子。顺，扶你妈回去。”

一旁的凌拐子也劝她说：“我说也别等了。王掌柜他要是命大能回来，咱不在这里等也能回来；他要是命小，咱就是在这里等他一辈子也等不回来。死生由命，富贵在……”话未说完，王守仁就在他的支撑腿上狠踢一脚，凌拐子“噗”的一声跪倒在地，他委屈地眨巴着小眼抬头在王守仁脸上寻找自己挨踢的原因，王守仁恼怒地指指他的嘴，凌拐子会意，连忙改口说，“是啊是啊是啊，况且我算卦能有多准，别人不清楚，我自己还不清楚？说不定这次就算错了。人都说王掌柜比一般人多长七七四十九个心眼，很可能这次逢凶化了吉、遇难呈了祥，再过几天就回来了。”

“妈，咱回吧。”

那弯不通人性的新月冷漠地抛却村口这几个人匆匆西坠，黑沉沉的天空，几朵灰蒙蒙的云，数颗战微微的星。

不久，王守福、琚三狗和王继修等人的老婆也相继来到村口加盟劝说队伍，一群人好说歹说才把王大婶劝回去。刚到院门口，小顺未来的岳丈大人就迎上来：“我说亲家，家里再有钱也不能这么往外送啊，黑灯瞎火的院门开着，家门也不锁，真要是遇上顺手贼，可说个什么？我和闺女从傍黑一直等到现在，家里连个魂也没有，可真把人急个半死。”

进到屋里，小顺点着油灯，麻利地铺好凉席，扶母亲躺下。大伙全都默不作声。屋内死一般的寂静。王大婶像被抽了筋似的，软软的瘫到床上，对亲家的话未作任何反应。王守仁坐在对面的床上，从腰间抽出烟袋杆，不紧不慢地装上小烟，就着放在几桌上的油灯，深深地抽了一口，恋恋不舍地吐出来，目不旁视，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苏老财接过小顺递过来的芭蕉扇，坐在八仙桌东边的太师椅上，时而用焦急无奈的目光瞅瞅王大婶，时而用求救似的目光瞅瞅王守仁。小儿麻痹症给凌拐子留下的终身印记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时倘若柱拐杖，也只能右手柱，因为左腿在他身上显得过长，拐杖随着右腿向前迈一小步，左腿就要以右腿为圆心在地上划个半圆；倘若弃杖而行，右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必须放在右膝盖上，近似于柱着右小腿走路，左腿一成不变地划半圆，好在恶疾并未影响他的容貌：匀称的小个子，玲珑的小脑袋，贼亮的小眼睛，瘦削的小下巴，稀疏的小胡子，一切安排得还算得体。此时，他柱着右小腿，在地上划了三个半圆，“大步流星”地赶到王守仁面前，眨巴着小眼向门外示意。

“谁在外面？”王守仁一脸迷茫地问。

“哎呀，亲家嘟嘟囔囔唠唠叨叨了半天，你怎么就没听进去？”凌拐子好像比谁都着急，他瞪大了那双小眼，用满含问罪的目光告诉王守仁，“还能是谁？苏家岭苏老财家的千金！”

“妈！秀秀在外面。”十九岁的小顺无论语言或行动都显示出年轻人的敏捷，他一听凌拐子的提示，赶紧推推母亲，继而又把母亲扶起来，“妈，秀秀在外面。”

王大婶仿佛一下子从梦魇中惊醒，她急忙一怂身下了床，迈着碎步摇摇晃晃往门外赶，一边赶一边责怪苏老财，“怎么不让闺女进来？！”

小顺忙不迭地护着油灯站到门口，王大婶拥着秀秀回到当屋。灯光下的秀秀把头垂在胸前抽搐不已。王大婶不无疼爱地捧起她的脸——这张原本俊俏的脸早已被汗水和泪水淹没了。王大婶顺眼往下一看，越发如坠十里云雾：大红缎盖头已像一块围巾搭在脖子上，大红棉袄，大红棉

裤，大红绣鞋。满脸疑云的王大婶不解地盯着苏老财：

“你这是……？”

“没事，图省事，顺便把闺女送过来。”

“你……”眼泪再次夺眶而出，王大婶一扭身，双手遮住挂满泪珠的脸。

“苏老财，你这唱的是哪出戏？”王守仁也没看懂苏老财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我哪有心思唱戏？就是把闺女给王家送过来。行了，没我的事了。我苏延年对得起王掌柜。你们歇着，我回去了。秀，好好过日子，爹走了。”

“你慢走。”王大婶喝住亲家，“你给我说清楚，谁家娶媳妇像你这样半夜三更把闺女偷偷摸摸地送过来，不声不响地就走了。你苏家送得起闺女，我王家还丢不起这人呢！当着凌拐子的面，让他算算哪天是黄道吉日，我王家要敲锣打鼓光光彩彩地娶媳妇！”

“我说亲家，你这抬的是哪门子的杠啊！你以为我不想风风光光打发闺女？问题是眼下咱两家办事不仅要看凌拐子择的日，还要看东洋人择的日。这不，东洋人说不定哪天就打过来了，我这条老命，也输得起了，可闺女是你们王家的儿媳妇，我苏延年讲了一辈子的仁义道德，做什么事都怕不对嘴，这事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向你和王掌柜交代。所以，就这么简简单单地给送过来了。”

“苏老财，你这抠门老手，这回可真抠到家了。闺女没过门，就先算计了亲家一把。”凌拐子左腿划着半圆走过来，一把拽过苏老财手中的芭蕉扇，朝着自己猛扇几下，乜斜着眼，瞅着他说，“兵荒马乱的，让王掌柜给你照顾闺女。这一着，高！高！高！实在是高啊！”

“哪里哪里，我要是会算计，不成苏拐子啦！”

“这么说，”凌拐子问苏老财，“这喜事，今天就办？”

“办啊，办啊，当然是今天办啦！”苏老财似乎有些迫不及待。

“可是，这喜事……这……”王守仁为难地望着王大婶。

王大婶又气又恨又悲又喜，猛地把秀秀揽在怀里，双手紧紧攥着秀秀的衣背，放声痛哭起来。不知是为被匆忙出嫁而悲，还是为将为人妻而喜，秀秀也嘤嘤地陪着王大婶落泪。

“哭什么，我这不是回来了吗？”王掌柜王守志乐呵呵地从外面闯进来。

“小顺爸！”

“四弟！”

“爸！”

“王掌柜！”

“亲家！”

屋子里除了秀秀，全都喊了出来。王大婶一个踉跄朝王掌柜紧赶两步突然又像发生地磁异常般地牢牢地钉在地上，她窘迫地看看苏老财，看看王守仁，看看凌拐子，然后缓缓地转过身来，难为情地看看秀秀，重新把即将成亲的儿媳搂在怀里相对而泣。看到妻子"正常"的垂泪，王守志长出了一口气，他笑容可掬地与屋里的几个大男人握握手。凌拐子生怕别人抢走他的头功，不待其他人解释抢先向王守志报喜：

"咱这大媒怎么样？苏老财已把闺女送上门来了。"

王守志迷惑地回头看看苏老财，凌拐子更着急了，他艰难地踮起右脚，嘴巴贴近掌柜的耳朵，把已发生的一切作了一番详细介绍，王守志这才注意到秀秀，他向苏老财送去极不满意的一瞥，对方涎皮赖脸振振有辞地把突击嫁女的意义重申了一通。王守志无奈，他神情凝重地走到秀秀身边，亲切地对她说："好，好，我谨代表王家二十四口人欢迎你，只是这仪式太过简单了一些。"转而又拍了一下爱妻的肩，"哎，香兰，你这婆婆当得也太马虎了，快给媳妇换衣裳吧，不然苏老财就要说咱慢待人家闺女了，快去快去，看把闺女热的。"

"啊，我都急糊涂了。秀，妈对不住你，委屈你了。走，跟妈走。"

"妈——，看你说的。"十七岁的秀秀怯生生地扶着小

脚玲珑的王大婶走了。

婆媳俩走后，王守志用凉水抹把脸，喝了一大碗小顺递过来的米汤，便与亲家苏老财攀谈起来。

“别再叫我苏老财了。几天前，我苏延年家或许还有个十斗八斗的粮食，可是现在全让那个叫什么徐海东的拿走了。今儿白天，我苏延年还有个千金，现在只剩下我苏延年了，我成穷光蛋了。”

“难道徐海东抢你的粮食？”王守志不禁吃了一惊。

“他要是抢就好了。”

“没抢你生什么气？”

“那个徐海东，可真不是个东西。你说你一个带兵打仗的，住到我苏家岭是什么意思，住到我苏延年家是什么意思，不就是想向我讨要粮食吗？想要粮你说话呀，可那家伙他就是不开口。在我眼皮底下吃穷鬼们送的什么瓜呀、土豆呀什么的，反正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说这不是寒碜我苏延年吗？”

“我看人家徐海东做的不错。你有，那是你家的，你要给，除非自愿，不跟你强要。”嘴快的凌拐子插嘴道。

“不错个屁？！我算看透他是个什么东西了。今天下午，他假惺惺地给我出主意说，日本人要来了，要我有所准备，问我如果想把粮食运到什么安全的地方，他的人马正好可以帮上忙。”

“我说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人家好心为你藏藏粮食也都惹着不是了。要是我，感激还来不及呢！”王守志也为徐海东抱不平。

“他那是帮我？他那是羞我！况且那么多粮食一旦出了仓，天知道他们往自己的口袋里下手多少，那么多人，我看得住谁？”

王守仁用烟袋敲着桌边道：“我说亲家，你不能这么看人。照你这眼神，天底下没一个好人。”

“后来我也想通了，与其让东洋人吃了打中国人，倒不如让中国人吃了打东洋人。眼一闭，牙一咬，不就是几颗粮食吗？狠狠心就把粮仓门上的钥匙交给了那个该死的徐海东，并对他说，仓里的粮食全交给八路军了，吃好吃饱好去打东洋人。就这么，我的粮食……说不定仓里已经底朝天了。我现在一无所有了。——王掌柜，你们王家的儿媳，我苏家给养活了十七年，工钱就不要了，可十几年的饭钱你总该给我结个帐吧。”

这时，重新打扮的秀秀扶着王大婶回到堂屋，王大婶接过话茬：“亏你说得出口！日本人来了，带着粮走还有口饭吃，带着钱走也没地方花呀。现在要钱有甚用？”王大婶不无夸耀地回头看着秀秀说，“嫁闺女连个八音会也不请，我家秀秀没找你要钱已经够亏的了，你这个当爹的还有脸向我家要？别说没有，就是有也不给。秀秀，妈说得对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